



10111

明臣奏議卷之十二

綿州

孫桐生

精思小峯甫編

歲

受業

林懋森

仲拜甫校刊

稟

論用人疏

崇禎三年

御史金

聲 精溪

陛下曉夜焦勞日親天下之事實未嘗曰君天下之人必使天下才不才及才長短一一程量不爽方可斟酌位置往者陛下數召對羣臣問無所得鮮當聖心遂厭薄之臣愚妄謂陛下泰交尙未殷顧問尙未數不得謂召對無益也願自今便日御文華令京卿翰林臺諫及中行評博等官輪番入直博咨廣詢而內外有職業者亦得不時進見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廟堂舉錯邊塞情形皆與臣工考究於燕閒之間歲月既久品量畢呈諸臣才不才及才長短豈得逃聖鑒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三年

一

陳時燮疏 崇禎四年

給事中 魏呈潤 龍溪

驛站所裁纔六十萬未足充軍餉十一而郵傳益疲勢必編里甲是猶剝肉醫瘡瘡未瘳而肉先潰關外舊兵十八萬額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薊門援卒非溢原數加派五百九十萬外新增又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可不爲稽核乎邊報告急非臣子言功之日而小捷頻聞躡加峻秩門客廝養詭名戎籍不階而升悉糜俸料臣懼其難繼也江淮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爲谷舊穀不登新絲未熟上供織造宜且暫停銓法壞於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撫按諸臣捐資助餉大抵索之民間顧奉急公之衷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禁飭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四年

二

言邊事疏 崇禎四年

給事中 吳執御 黃巖

往者邊警袁崇煥王元雅擁金錢數百萬土馬數十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強敵故曰籌邊不在增兵餉而在擇人請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撫練軍民自禦寇邊關文武吏繕修戰守外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翱葉盛輩所為客兵可撤餉省可數百萬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四年

三

1681

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崇禎五年

兵部
員外華允誠無錫

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訟
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尙刑名清明之躬寔成叢脞以聖
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
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
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鈞較之能事可惜
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
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觴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
於築舍用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爲卽讐從昧之舉動
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與楊
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
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五年

四

明文

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爲奸

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暗默求容是非共做

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

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侍竇已開以操縱

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

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

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

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

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

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劾遂作爰書

欺莫大於此矣擅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

錯倒置四可憂也

劾宰相周延儒疏

崇禎四年

給事中傅朝佑臨川

首輔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勝
結袁弘勛張道濬爲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
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日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
意固然也皇上因旱求言則恐其揚已過故削言官以立威皇上
愼密兵機則欲其箝人口故挫直臣以怵眾往時糾其罪惡者盡
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大臣之道固如是乎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四年

五

一七

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務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尙精明彼則託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變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則日尋恩怨圖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旦暮且陷體仁冒賞冒廕中外解體囚之此謂得罪於封疆體仁子見屏於復社諸生寡人糾彈株連不已且七年又議裁減茂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祇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九年

六

川文一

心性夫人主之辨姦在明而人主之去姦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爲不足畏毋以人言爲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

陛下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譴下禁獄者相繼
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見朝臣薦舉不當疑爲黨徇惡廷臣執奏
不移疑爲藐抗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而不開以立功之
路以詳慎責諸臣於是引罪者眾而不諒其致誤之由墨吏宜速
然望稍寬出入無絀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休參罰惟
急催科民窮則易爲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此
可不再計決者尤望推諸臣以心待諸臣以禮諭中外法司以平
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比年寇賊縱橫撫鎮爲要
乃陛下於撫臣則懲創之於鎮臣則優遇之試觀近日諸撫臣有
不褻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宗陞廢不遂者
乎卽觀望敗劾罪狀顯著者有不寬假優容者乎夫懲創撫臣欲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六年

七

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賊日
蔓延者分別之法少也撫臣中清操如沈棨幹濟如練國事捍禦
兩河身自爲將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賊長驅如吳牲或屢奏書或
登白簡其他未可悉數而武臣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鬪絲
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卽嚴旨屢頒褒如充耳如王樸尤世勛王
世恩輩其罪可勝誅哉秦撫甘學澗有法紀全疎一疏請正縱賊
諸弁以法明旨顧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不問矣文臣未
必無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
罪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反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
文法原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至蘇軾之夫不使怯且
欺者倖乎其間則賞罰以平文武用命

自古帝王磨礪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賈不足勸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關勦寇者即秦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賊而致不可撲滅之賊蓋由朝廷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勸懲無當欲戡定大亂未之前聞從來無誦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闢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秩王樸惟怯暴著聽敵飽去猶得與吳甡並論播之天下不大爲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胡廷晏山西仙克謹宋絳殷許鼎臣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元默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爲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禡撫臣者亦二甚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八

至巡方與撫臣並議而并逮兩按臣計與失事牽合而并禡南樞臣若監司守令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卽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縱寇者皆置弗問卽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於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遇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視萬齡拮据兵食寢饋俱廢至疽發於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賊渡澗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賊薄永寧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鼎延領賞募士夙夜登陣及論物故鼎延請恤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官矣吏

部惟雜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釐剔致刀筆賈豎闐然而起羽
文畧不爲撓乃以起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
矣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
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卽議降議革有肯執奏曰此
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卽擬配擬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
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
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必不聽
或反甚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罪而於蕩寇安民
毫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大公之賞罰哉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九

時事孔棘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有原宥之議過不足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爲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爲宜畧宜仍之事朝所爲纒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爲推重愾歎不可少之人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蘇州僉事左應選任昌黎縣令率上著保城事平之日擢任監司乃用小過卒以賊擬城池失守者旣不少貸捍禦著績者又不獲原諸臣安所適從哉事急則鉅萬可捐事平則鎰銖必較向使昌黎不守同於遵永不知費朝廷幾許金錢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臣所惜者此其一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場火發狂奔盡氣無救燎原此不過爲法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十

又

受過耳更欲以他罪論則甚矣今歲盛夏雪雹地震京圻草場不爇自焚陛下不寬刑修省反嚴鞫而長繫之非所以召天和稱善事也臣所惜者此其一宣大巡按胡良機陛下知其諳練兩任巖疆尋因過悞褫革輿論惜之豈成命終難反汗哉臣所惜者此其一監兌主事吳澧有且河干經營漕事運弁稽違量行責戒乃褫革之又欲究治之夫兵諱則爲兵易將諱則爲武抑文勇於諱而怯於關安用此驕兵驕將爲臣所惜者此又其一

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明政
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
解也次輔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千天和無歲不早曠無日不風
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窺躡益上中外趨承益巧
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未遽爾也一事當用則曰體仁聞恐不樂
也覆一疏建一議又曰慮體仁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撓其
兇鋒也凡此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而甘霖
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方今廷臣言事指及乘輿猶荷優客一
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爲人指授耶請列其罪狀東南不
肯設立總督庇兵部侍郎彭汝楠致失機宜用貪穢胡鍾麟爲職
方郎而黜李繼貞囑尙書閔洪學起私人唐世濟爲南京總憲銅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七年

十一

正人瞿式耜等庇姻姪沈梈爲宣撫私欵辱國庇主考丁進從寬
磨勘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則有兩端下惟朋黨
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稟擬一語可以激聖明
之怒蓋債悞之愆

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雖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况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尙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竝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紕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數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興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九年

十一

八

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眾歔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冀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曰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燴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彌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冲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

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界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爲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其便有九不設郡縣置軍衛因其故俗去僕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確仰給外邦今自食其地省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以金則國幣方匱酬以爵則名器將輕錫以土田於國無損便四既世其土各圖久遠爲子孫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十年

三

計反側不生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勸農治兵耀武河上俾賊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耕者給田且耕且守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便九

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由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况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踰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其間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遵督府號令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臣以爲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諸將之功罪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覈其機宜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餉爲哉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十三年

十四

曰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訁冀得一效拯我蒼生聖
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謂嗣昌縲絏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
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乃循例再疏遽入
辦事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而能任天
下事必無是理伎倆已窮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
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專稟擬由已與方一藻高起潛輩扶同
罔功掩敗爲勝歲糜金繪養患邊圉立心如此獨不畏堯舜在上
乎曩自陛下切責議和而嗣昌不可以爲臣今一旦忽易墨縲而
嗣昌不可以爲子若附和黨比絀口全軀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
罪名教矣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

五

川〇山

劾楊嗣昌疏

崇禎

編修 趙士春

用賢孫

嗣昌墨線視事既已罔效陛下簡入綸扉自應力辭新命乃闕其奏牘徒計歲月久近間絕無哀痛惻怛之念何好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祖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鐙杖下腊敗肉示子孫臣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綱常掃地哉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

一六

爲仰荷聖主殊恩願竭小臣綿力謹列切急事宜以圖報稱事臣
乃下秩也兩年作令卽拔之樞屬分已逾涯矣允寺臣之請擬職
銜監軍此前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非
臣目不得爲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卽日辭朝出關不敢妄有所
謂苟能集事何取於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趁今光陰一刻可
當千金遲一日誤一日之封疆早一日修一日之戰守但事雖遙
度勢不預圖惟偕視行邊二尙書商度戰守事事守到處處躬親
必不令半步闖人榆關凡所急務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
急或僱騾車立刻發去置屯立營堡諸料如木竹蘆席秫稻鐵鋤
到部卽必用者但關上無餘物不得不請討於別地如竹木莫多
於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委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天啟二年

七

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
銳卒勢必不可用廣將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
犯節制可觀也蒙部覆催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北城
急著但恐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還木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
防則必須船又當及時早計須照廣船模樣方可以禦銃砲彼中
自有匠人帶來當於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爲目下急
防船成之日方發南海守泊防禦敵人倘以舟師來攻臣督此三
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又不可少臣已
屬臣初平樂府推官袁王佩令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并臣
結納之武舉謝尙政洪安瀾湛濯之典史洪錫朋毛允昌把總許
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勇謀智力或調兵或招新共成
二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

部議另議一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
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
費應用何項錢糧明白開造以便計發至廣西之狼兵雄於天下
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於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
二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每名六兩可到京亦應動何
項錢糧令土官選揀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任薊鎮督糧推官林
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甚厚可假一
策職在催調本官見署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
逃而囂也臣與臣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囂林翔鳳任其咎其招
之練之督之而戰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
事托命於眾兵圖之必力者况臣叔官粵林翔鳳官薊俱以廉謹
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疆場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天啟二年

六

之兵器械之整齊隊伍之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即斬臣行軍之
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皇上敕下部再覆立賜施行以不耽時
日此東事最急第一著臣所以報皇上知遇焉敢不竭肝膽如聽
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効力以舒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卽已
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

初乞終制疏

天啟

甫前 袁崇煥

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該臣以甯前道於前月二十二日接家報臣父袁子鵬於七月初五日以疾歿里門當卽申報督撫隨蒙撫院批允卹交關內道副使劉詔署掌臣卽移會戶部管餉員外唐登儁及關內道又牌行各廳陸續運同知毛宗長等查有本道經批不明錢糧可乘在任查明隨經員外唐登儁等回稱並無不明錢糧各廳俱有甘結隨卽粘連卹結申報各督撫餉關衙門奉閣撫批允離任已於本月初二日長行比至豐潤縣接卹報該總督薊遼吳用光題爲前銜缺道藩籬頽虛懇乞聖明就近允補以濟急需事奉聖旨東事殷殷甯前重地袁崇煥不准守制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竊謂臣小臣也以知縣而擢用則皇上特旨之所留也山右道公錯而被糾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天啟

克

1001

則皇上特旨之所寬也茲奪情又蒙特旨矣從來外吏所無之知遇萃臣一身臣卽捐糜何足云報尙有可愛惜之膚髮乎惟是奔喪報本萬世不刊之典故丁憂爲守制蓋制之所定而不可踰越也先王以孝治天下孝之爲言教也又考也教天下以孝而治成也我皇上德隆虞舜化比成周正以孝道致治三年之愛一本之恩度越前代奚獨以邊徼小臣限之以守制之情貽之以終天之恨固將爲封疆計也然臣已在關上四年矣熱心自許力阻時違毫無建立雖皇上不以爲罪臣心則以爲慚卽無憂當去况大故相推哀毀之過神情忡悼方寸無主安足以再辦機宜骨立形消卽拜起俱倩人扶此畿東府縣官所見者安能馳驅戎馬如前日蓋勢無可留而臣之情不容已又力不可支徒棄禮廢法以速罪戾此臣義之所不敢出也若夫家變突遭臣一刻難安而縮地無

循一己之私又不敢挫之皇上者也伏乞皇上察臣烏烏至情容
臣回籍終制臣倘不從先臣地下過此有生之年皆皇上犬馬之
日也臣外吏也例該呈撫院代題但臣已繳過印敕趨程在道爲
此具本差家人袁相恩具奏臣無任哀懼迫切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天啟

下

101

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睿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
事奉聖旨邊疆重任袁崇煥者遵前旨照舊供職不必再陳該部
知道欽此竊惟臣何官也而再辱皇上之明命將趨踰捐糜之不
暇何敢再陳但守制大典至大典之不克遂則曰奪情夫情而奪
之事爲拂經心爲殘忍殘忍拂經尙何顏以抗於將吏之上軍中
少長有禮吉凶以時臣先爲不律之身執何紀以律兵士而天理
良心寸衷有赫臣亦欲奪情而情之不可奪者已煎灼於臣之肺
膈矣况臣絕裾以出臣父再見無期舐犢之思憂鬱而沒臣父之
死因臣而臣之身不還之於父令其九原貽痛仍是望子之魂一
夫足闢天地之和是父是子遂不足動皇上之惻隱乎若從封疆
起見代臣者壯心偉畧過臣數倍各督撫之爲封疆計當不後於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三

皇上若敵情之急臣必衰服臨戎自不能去焉用皇上之督促情
廣甯初潰之口皇上何嘗督促而臣自匹馬過行身旣在朝爲臣
死忠業已蒙皇上之許可今終天之恨爲子死孝獨不蒙皇上之
矜憐如使臣還任而有補也臣亦何惜裂此身之檢以爲皇上馳
驅但聞訃至今淚血已枯氣息將盡卽勉強撐離魂之殼以殉車
終必哀毀憂思而待盡皇上留一死臣以在邊用而不得用何如
放一生臣以還里不用而後日仍用之此臣極悲極苦瀝血而再
控之皇上者也臣豈不知身位微薄不宜再瀆天聰然悲從中來
遂已冒皇上之斧鉞矣伏乞皇上孝思遐布恩恤臣私容臣回籍
守制用其身而且燭其隱天下將仰明主之能曲體臣私應馬骨
以來者不期而至矣臣再冒天威不勝悚懼隕越之至

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存孝道事該臣於本月十五日奏前事奉聖旨袁崇煥身任疆場本朝原有起復故事如何堅求守制顯是避難推諉姑不究遷著遵屢旨行不必再來瀆擾該臣知道欽此除臣力疾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念皇上刻意求治簡賢擇能凡叨任使之榮俱慶風雲之遇尙有沈抑下察欲效犬馬而不可得者臣三奉明綸委任愈切若不當去而去與當留而不留臣無論負明主且昧本心將狗彘不食臣餘矣但奔喪爲守制不奔喪爲奪情制定於天安可以人亂猶情根於性豈得以事移亂制拂情必無法之地與無人之野而從可容臣待罪監司詰戎有責顧亂制拂情何官之能做語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臣今守制奔喪猶天啟二年之策馬出塞也彼時臣敢以父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三

古文

子之私而緩視疆場之急皇上將禁之不令往乎今敵情稍緩屯種有方臣得以離任之曰值茲大變又無容臣不離任之時奪情往或有之然皆苟且功名甘蒙清議臣素知大義忍逆天常此制之萬無可留者也若臣之情愈苦矣臣自萬曆四十六年以公車出幸叨一第卽授令之闕離家今七年矣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燦喪矣嫡叔子騰喪矣堂兄生員崇茂育於臣父爲猶子者今亦喪矣諸喪暴露各有家口俱待食於臣父臣父非有厚產不過終歲拮据令臣父已矣止一幼弟崇煜少不諳事諸一切生待養而死待葬者俱靠臣一人臣自爲令至今未嘗餘一錢以貢陛下昨聞訃之日諸臣憐臣之不能爲行李自闕督撫以下俱醵金爲贖臣擇而受之束裝適歸以襄臣父大事此外如臣叔臣兄死爲之葬生爲之安臣養不及臣父猶不致貽臣父含痛九原此臣明發直

心又甚於不可已之制者也披瀝再陳未蒙俞允自爲封疆小吏力薄誠微生殺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綱常名教主尊皇上卽所以重倫常此臣所以不敢再求終喪而轉求給假者蓋情之萬萬不獲已者也伏望皇上孝治天下仁及南荒下部議覆姑准臣給假回籍臣鄉九千里百日可到往還二百日又以百日襄臣父窆窆之事并經紀叔兄暴露未葬之三喪凍餒無依之八口臣卽策馬前來計此時皇上天威廓清邊塞而經營疆理尙自需人臣更不敢圖官爵舉家屯種可佐軍儲此臣狗馬之心矢之天日者也如皇上封疆重念不容臣守制又不容臣給假臣再敢有詞哉惟抱臣父之靈於通州泣涕以死與生魂相依於地下皇上卽責臣負恩臣知罪矣爲此具奏臣三冒天威不勝死罪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爲直剖終喪之苦心乞示奪情之變體以明臣節事該臣奏爲仰
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全孝道事奉聖旨袁崇煥不
以召命爲重連章瀆擾違著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欽此
降臣於通州驛舍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切惟臣控皇上以不
可已之情而皇上臨臣以不可逃之分一而再再而三臣辭之窮
而心已苦矣敢更有說以冒天威故於是月二十三日聞旨兼程
以東惟是皇上之屢旨嚴切一則曰甯前重地再則曰封疆重任
三則曰身任封疆皇上已置臣無可卸責之地臣安敢自爲卸責
況起復奪情臣負莫測之罪惟樹不朽之功始足以贖之臣非一
力擔承安可勉圖臣任矣又無容臣不任也臣又不能與不慮手
之人而任尤不能舍應手之人而任矣若罪過委之於人任事之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三

七

心非篤成敗聽之於數報主之念未堅臣耿耿血心之死靡二臣
任之非但謹守甯前而已也必將整練兵馬恢復侵宇撫循屯種
以天下復遼東以遼東還天下而不敢疲天下以事遼東容臣回
關與同事鎮道協將仔細商量畫一成謀請於撫院撫院會關督
二臣以上聞物料而分毫之不爽作止而時刻之不差皇上集諸
臣廷議除關上已有者不贅若急需而未有者應調發速爲調發
應接應速爲接應應措處速爲措處若有未當不防往復斟酌各
盡所見勿有後言規畫已定乃責成功如與之以必需責之以不
容諉然後按期率效倘遷延觀望爲而無成皇上則執臣與在事
諸臣戮之於邊以爲孟浪談事者戒仍懇皇上恪恭震動於上在
廷之臣與在邊之臣方懍然戰懼於下內外同心上下相得合天
下之知勇爲知勇通一鎖之忠義爲忠義車攻馬同兵精器利一

鼓蕩平復全遼之士疆舒中朝之積憤以成皇上一代中興之治
此臣之上願而鐫勒肺腑者也若閉關而守無名示弱臣不能任
也虛憍以逞失事廢時日日延挨九宇之物力尤多在邊之歲月
偏促老聞速禍臣不敢任也此中鋒鏑之場勿以爲功名之地遼
陽廣甯皆緣文武官多不和而敗關門向因樞輔一手握定而存
遼東監司有副使劉詔與臣已足爲用亦極相能如又更設多官
前覆可鑒臣不能任也軍中糧餉爲先按時以給如今之給發不
以時東那西借馬死軍逃臣不能任也臣兵備監軍原自有體其
不得弛之局中猶不能逃之局外若將吏之更置不得知兵馬之
虛實不得問臣不能任也皇上旣留臣身則當用臣言如以爲迂
而無當不如及今允臣回籍守制若至被譴求去將去而傷皇上
知人之明乎抑不去而聽此身與封疆之俱壞也此臣三載深心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五

801

二十年辭學若胸無成算不敢浪任一身之死生易了封疆之得
失攸關臣向在任時欲姑待之今已無可待也及離任時已釋然
置之今又無可置也臣自爲計如此邊上諸臣亦當各自爲計亦
卽皇上之自爲封疆計也若夫奪情起復何官之例可援東事平
復奏凱而還仍當放臣回里終制偶一行之他日必有引爲例者
關係微臣名節者小關繫皇上政體者大臣不敢默默已也伏乞
皇上立刻下部作速議覆俾臣得早爲遵行以便任事使億之中
不容半刻擔遲者爲此具奏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謝守城有功賞賜疏

天啟六年四月初五日

袁崇煥

爲守城皇賞已頒闕鎮嵩呼恭謝事該臣等待罪遼甯正月敵舉大軍西渡遼河右屯松店凌河如入無人之境二十三日抵甯遠旣八載無井畦敵手兼兩河有風鶴殘魂但能誓死以求生誰敢必成而無敗自非皇天助順列祖式靈羣賢集策豈臣等遂可保固虛無援之孤城卻百戰不摧之強敵也實是天功甯爲己力莫非臣分敢望君恩而皇上遠念危疆特頒珍帑河山依舊乾坤滿布歡聲壁壘聿新雨露盡生春色衡緩急逸勞異等偕尊卑存沒同霑賞必當功情仍配法務使皇仁有勇漢關雞犬無驚帝德生威遼土烽烟悉絕除編造文冊另行奏繳外合先稱謝臣不勝感激激鼓舞之至爲此具本差官徐樹聲賈捧謹此奉聞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天啟六年

三

川

錦州報捷疏 天啟七年六月初六日

袁崇煥

爲仰仗天威退敵解圍恭紓聖慮事準總兵官趙率教飛報前事
切照五月十一日錦州四面被圍大戰三次三捷小戰二十五次
無日不戰且克初四日敵復益兵攻城內用西洋巨礮火炮火彈
與矢石損傷城外士卒無算隨至是夜五鼓撤兵東行尙在小凌
河札營留精兵收後職等發精兵防哨外是役也若非仗皇上天
威率同前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扼守錦州要地安可以出
奇制勝今果解圍挫鋒實閣部祕籌督撫部道數年鼓舞將士方
能保守六年棄遺之瑕城一月烏合之兵眾獲此奇捷也爲此理
合飛報等因到臣臣看得敵來此一番乘東江方勝之威已机上
視我甯與錦孰知皇上中興之偉烈師出以律諸臣人人敢死大
小數十戰解圍而去誠數十年未有之武功也但事變無常臣一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天啟七年

七

面行令諸將戒嚴恐其以退誘我先此具本題知

奏軍機 崇禎六年

遼東 袁崇煥 東莞 巡撫

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讐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六年

三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
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
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
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
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
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
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
不敢不告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六年

元

面數毛文龍罪 崇禎七年

袁崇煥

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甯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尤效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寫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鎖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六年

三

爲督師蒙不白之冤微臣甘同誅之罪伏祈皇上駢斬臣頭以勵忠臣以成義士事竊惟忠無不信誠不見疑過聽斯言實爲禍本甯獨昔鄒陽寒心於梁獄哉卽如今日皇上特鑒袁崇煥錦甯戰守兩次殊功起自田間付以遼事皇上任崇煥者千古無兩崇煥仰感信任之恩特達之遇矢心誓日有死無生以期報皇上者亦千古無兩當茲兵氛孔棘危急萬分羣疑沸起曾母投杼此臣蒿目痛心不得不仰皇上痛哭而流涕也夫以千里赴援滄霜宿露萬兵百將苦死無言而且忍餒茹疲背城血戰則崇煥之心跡與諸將之用命亦概可知矣皇上一日執崇煥而付之理將將之微權固有神武不測而詛言流布種種猜疑其巷議街談不堪入耳者臣不必爲崇煥辨惟是有謂其坐守遼東任敵越薊者有謂其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

三

上。一

住薊薊州縱敵入京者有謂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此皆未以崇煥之入衛與諸將之血戰一詳按之耳臣從崇煥展轉行間情形悉備請得冒萬死爲皇上陳之以待斧鉞之誅可也蓋崇煥自任復遼殫精拮据甫及期年錦甯一帶壁壘改觀正擬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惟慮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發部著議疏固猶在御前也乃敵今日果自遵化突入不出崇煥所料脫令薊鎮豫爲戒嚴敵亦安得深入而大城小堡望風投降遵撫不能一日守城遂致於斯則何得謂崇煥之坐守遼東任其入薊也至若崇煥自十月二十八日一聞薊警卽檄調諸遼將赴急西援躬統馬步二萬有奇逐路置防逐城設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計圖背捍神京面拒敵眾十二日卽發前撥堵截於馬昇橋十

三日敵乃盡撤遵營橫劄於薊之東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嶇兩
兵對壘相持半日不意宵遁而西則安得謂崇煥往劄薊州縱其
入京乎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
望敵卽逃徒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敵
愾也况乎置尤世威於昌平陵寢鞏固退侯世祿於三河薊有後
應京營素不習練易爲搖撼以滿桂邊兵據護京城萬萬可保無
虞此崇煥干迴萬轉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煥曰散遣援兵不同堵
截寬哉至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尤爲可痛痛自敵人越薊
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
外方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馬疲敝請休息城中未蒙俞
允出營廣渠門外兩相磨戰崇煥躬擐甲冑以督後勁自辰至申
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血戰殊勞遼事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

三

上

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廣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惟
是由薊趨京兩晝夜疾行三百里隨行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
兼進以故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後盡力死戰初二初三計
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對崇煥奉有掣禁之旨矣時未
旬日經戰兩陣逗遛乎非逗遛乎可不問而明矣總之崇煥恃恩
太過任事太堅而矢心太熱平日任勞任怨旣所不辭今日來謗
來疑宜其自取獨念崇煥就執將士驚惶徹夜號啼莫知所處而
城頭炮石亂打多兵罵詈之言駭人間聽遂以萬餘精銳一潰而
散夫此關甯數萬之眾實皇上竭天下之物力養之千日用之一
朝者也今日因羣疑而執崇煥執崇煥而輕棄數萬習戰敢死屢
用屢效之精銳遂使敵騎縱橫今日陷良鄉明日陷安固雖接兵
雲集誰復抗之此非羣疑之誤中實敵間之密成亦非崇煥之蒙

寃實天心之不悔禍也臣故不避斧鉞灑血泣陳萬懇皇上天恩
一垂羣疑自解俾崇煥出而收集諸遼兵將如侯世祿張鴻功之
例載罪立功諸遼將之於崇煥恩信相結骨肉弗踰當必抱崇煥
之寃發崇煥之憤感荷聖恩踴躍同袍事平然後執三尺法以定
其功罪崇煥雖死目瞋心甘不然終疑莫釋天威難靈則崇煥一
出遼東此身首不擬付之沙場卽擬付之法市爭早晚不爭死生
崇煥籌之稔矣惟是臣於崇煥門生也生平意氣豪傑相許崇煥
寃死義不獨生伏乞皇上駢收臣於獄俾與崇煥駢斬於市崇煥
爲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爲義氣綱常士不失義臣與崇煥雖蒙
寃地下含笑有餘榮矣况夫流言四布人各自危凡在崇煥之門
者竄匿殆盡臣獨東身就戮哀籲昊天實爲事至今日非遼兵無
能遇其勢非崇煥無能用遼兵萬萬從國家生靈起見非從崇煥
起見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

三

四八

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斬夤緣奸佞賣國賊臣以保忠良以昭
聖德事臣浙江秀水人也崇禎元年因巨奸魏忠賢混濁朝綱伺
藏不軌臣以一介草茅跽伏主竇猶自奮激於中誓不與仰同日
月遂以貢生陳誅逆黨自知才識迂疎有干聖聽罪不容誅蒙聖
德廣覆如天寬臣萬死已爲望外今年春復起臣職則臣已往之
身皆皇上再生之身臣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官也夫一飯之
德匹夫思報况臣於皇上者乎且臣官居言路以糾劾爲職目今
北塞不靖當事諸臣莫不以殷殷征伐貽慮然臣思強敵外侵戰
守可以自由奸臣內鬩隄防難於鞏固故臣謂誅賊臣爲今日第
一急務乃內賊最末有如少卿原抱奇都御史姚宗文其人者夫
原抱奇之狡猾御史黃憲卿嘗劾之宗文與之結爲腹心大相援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

五

護節如己已京察宗文卽以逆黨奪職有吏部原卷可証奈何一
二年間冒陞今職何人外推何人廷薦此皆抱奇平昔鑽刺挪移
作弊也至前兵部袁崇煥義氣貫天忠心捧日抱奇旣不能勤一
矢石礮礮立朝已慚尸位乃復據拾浮言思修小怨構陷干城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謂不斬抱奇臣不瞑目今請就其誣陷袁
崇煥者言之方天啟年間閩陽失衛山海孤寒當此時誰能生死
忘心身家不顧獨崇煥以八閩小吏報效而東履歷風霜備嘗險
阻上無父母下乏妻孥夜靜胡笳征人淚落煥獨何心而堪此哉
亦君父之難有不得不然者耳今奇等謂煥果有異心則何不起
於當年而在今日也此煥之寃一錦州之捷初襲錦衣次廕中書
朝廷報功常典也崇煥三辭始受今奇等謂煥子弟濫冒黃蓋五
十餘人臣不知所濫何官所冒何職此煥之寃二都督毛文龍鎮

守朝鮮耗兵虧餉兼之私通出塞陽修陰誘罪本不赦今奇等謂其忌功故殺致外敵乘機內入然當日毛文龍反迹副都御史朱童蒙已力言之假令不殺文龍以俟消息相通奸生日久天下事尙忍言哉此煥之寃三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獲奸細劉文瑞等七人面語口稱煥附書與伊通敵原抱奇姚宗文卽宣於朝謂煥搆通爲禍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諸大臣會鞠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隨班末不謂就日辰刻文瑞七人走矣嗟嗟錦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飛耶總欲殺一崇煥故不惜互爲陷阱卽此一事已見宗文力可偷天者也此煥之寃四身居大將未嘗爲子弟求乞一官臣查袁崇煥自握兵以來第宅蕭然衣食如故猶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貧扶弱所在有聲今奇等謂動造聖旨白晝殺人非獨所在駭聞長安士庶無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

三

不願以百口相保者也此煥之寃五臣思曹谷爲御史時嘗對臣言煥得大將風士卒同甘苦皇上前日逮煥下獄時祖大壽統兵二十餘萬奮激欲叛何之璧率家四十餘口詣闕代監今奇等謂減耗軍糧擅撻兵將臣不知何以得此人心也此煥之寃六大抵宗文與抱奇表裏爲奸糊塗作孽抱奇不識一丁不足惜矣獨是宗文長舉於學壯饒於官何啻費中人數千金之產一旦驟登顯秩結交奸士謀陷忠良雞鳴平旦之良心宗文泯滅殆盡矣臣與宗文誼同桑梓情切隣居臣雖木石爲心豈獨不知愛惜體面但一片愚忠不敢自蔽卽令臣父如此臣必諍之臣子如此臣必斬之況宗文乎宗文學尙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抱奇挖運營官見臣此疏恨臣必切臣死萬萬無可容矣雖折檻碎衣固臣素志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超釋袁崇煥照資拔用將臣寸斬以謝宗文

將宗文寸斬以謝天下則臣幸甚社稷幸甚
奉旨批覽卿奏具見忠愛袁崇煥鞫問明白卽著前去邊塞立功
另議擢用姚宗文原抱奇己先有旨了

勦賊

所以難

丘計曰引

計賊眾多寡甲

用奇用伏用間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崇煥

保者也此煥之密

卒同甘苦皇

拔何之壁

將臣不知

奸細

美

三十一

曰次官自

吳崇煥

且幸甚

臣仗劍從戎七載復府谷解孤山圍救清水黃甫木瓜十一營堡
轉戰高山設伏河曲有馬鎮虎頭巖石臺山西川之捷戰平陽汾
州太原復臨縣及蹕亭驛大小數十戰精力盡耗與臣共事者李
卑溘先朝露臣病勢奄奄猶力戰又撫勦王剛豹五領兵王通天
柱解散賊一萬三千有奇蒙恩許臣養病而督臣洪承疇檄又至
臣不敢不力疾上道但念滅賊之法不外勦撫今勦撫俱未合機
宜臣不得不極言夫勦賊不患賊多患賊走蓋疊障重巒皆其淵
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所以難滅其故則兵寡也當事非不知兵寡
因糧糧不足爲苟且計日引月長以至於今雖多措餉多設兵而
已不可救矣宜合計賊眾多寡用兵若干餉若干度其足用然後
密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間或擊首尾或衝左右有不卽時殄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八年

七

滅者臣不信也次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於死地然後可言撫
蓋羣賊搗妻挈子無城柵無輜重暮楚朝秦傳食中土以剽掠爲
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衣食易盡生
理一絕烏驚鼠竄然後選精銳據要害以擊之或體陛下好生之
心誅厥渠魁宥其脅從不傷仁不損威乃撫勦良策

去秋星變朝停刑而夕卽減今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實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共知而兵猶未省何也請自今因兵徵餉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刑獄則以睿慮之疑信定諸囚之生死諸疑於心與疑信半者悉從輕典豈停刑可止彗解網不可以返風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藉盜賊未見衰止者何也由蠲停者只一二存留之賦有司追考成催徵未敢緩是以莫救於凶荒請於極荒州縣下詔速停專以息訟救荒爲務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十年

疏

奉使辭朝疏 宏光

兵部侍郎左懋第

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踪跡既充使臣不能兼理封疆且副使馬紹愉先爲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河北聯絡軍馬則乞命宏範偕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宏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罷紹愉勿遣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中原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飭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宏光

四

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人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圍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繼戀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與寇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卽偏安尙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專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舌鋒筆鏑是遑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疏遠宗人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厥衛夫厥衛樹威牟利小民雞犬無甯日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爭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倚任內官而開門延敵眾口誣傳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宏光

聖

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卽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爲將待何時

言時政疏 宏光

兵部侍郎 袁繼成 宜春

元朔者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嘗膳卧薪之時念大恥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為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觥之戲為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淫之費戒諭臣工後私鬪而急公讐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即已進宜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耶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懿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圖屨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本尤

聖

1118

奏議世下寬大之詔解圖屨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
謂以奏駁論之非因其時也蓋大吏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圖屨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
不更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即已進宜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耶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懿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圖屨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
十木之取諸教者之類也 臣下多疑而急公讐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即已進宜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耶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懿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圖屨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

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眾心競奮爭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屯耕爲食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旣復畫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想外拒事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眾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宏光

器

川

先帝天資英武銳意明作而禍亂益滋寬嚴之用偶偏任事之途太畸也先帝初懲逆璫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狙之爭意見之異同畧網繆之桑土敵人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間中以用嚴於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廟堂號振作而敵強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來小用人嚴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從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擾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歿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國步艱難於今已極乃議者求勝於理卽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鬪外之從違遙制一人任事眾口議之如孫傳庭守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宏光

聖

八十一

關中識者俱謂不宜輕出而已有以逗撓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語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關甯吳三桂兵隨樞輔迎擊先帝召對時羣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燎原廷臣或勸南幸或勸皇儲監國南都皆權宜善計而已有以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或追恨議之者誤國倘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大抵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非樸誠通達誰敢違眾獨行旁持者競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途大畸者此也乞究前事之失爲後事之師以寬爲體以嚴爲用益從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鈞距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請於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無令行間再踵藏垢邊才久借然灰收之以嚴然後可任之以寬也

自三月以來大讐在日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頭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非食嘗膽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蕪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宏光

吳

上
〇〇〇

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願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旣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緊從節省益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

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炎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戚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捐糜切齒欲悉東西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七

文一

重相與迎立今土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歎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視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羣黎且罷薤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繕治篚筐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

皇子陵變非常而獨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開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皆以正統子之甚至元宗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

明臣奏議

卷之二

吳

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兵民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泰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宏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闕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讖介弟於清班曾託其子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于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關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吳

八三六

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國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徂縶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虛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

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
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
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
領袖名流主持主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
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
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
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佈腹
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宜意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辛

文

前見文武交競既恐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引遂棄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數日前之明詔臣請以前事言之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尤美先帝之善政間有而以類出口宜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勲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內傳矣而所得閣臣則淫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腹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也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狂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統絝支離之王樸倪寵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華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後效可昭今又不然不必僉同但求面對立談取官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訓哉臣行罪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宏光

五

骨還鄉里

綸犀苟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充位又來鮮恥之譏願乞骸

請討賊疏 宏光

裕事 章正宸 會稽

比者河北山東各結營寨禽殺偽官爲朝廷効死力忠義所激四方響應亟宜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一心齊力互爲聲援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以攻隴右陛下縞素親率六師駐蹕淮上聲靈震動人切同仇勇氣將自倍簡車徒選將帥繕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據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大矣詎無人應運而出哉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宏光

聖

論厥衛緝事之弊疏

宏光

蘇松
巡撫
邢彪佳
山陰

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爪牙實乃權奸鷹犬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慘毒等來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鑿儀司爲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緝事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門凶人投爲廝役赤手鉅萬飛誣及於善良招承出於私拷怨憤滿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彌盛欲清奸宄而奸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本無可殺之罪而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愾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宏光

三

川名上

李玉英嘉靖四年爲繼母誣陷極刑玉英婉麗有才藻適夏月例有寬恤之典今上命近侍潔獄遂上書曰直隸順天府故官錦衣衛千戶李雄文李玉英謹奏爲辯明生寃以伸死氣以正綱常以還純俗事臣聞先王有云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恥又聞列女傳有云以一身而係綱常之重者謂之德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報讐之義氣嘗華存墜井之英風是蓋所以正綱常以勵風俗流芳名於後世垂規範於無窮也臣父李雄早以蔭籍百戶荷蒙朝廷恩寵以征陝西有功尋陞前職臣早喪母遺弟姊妹二人有弟李承祖俱在孩提父因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年十二以皇上嗣位遍選人才府司以臣應選禮部憐臣孤弱未諳侍御發臣甯家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嘉靖四年

語

101

四日以征陝西反賊陣亡臣家流移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縞姊妹伶仃子无依倚標梅已過紅葉無憑嘗有送春詩一絕柴扉寂寞鎖殘春滿地榆錢不瘳貧雲鬢衣裳半泥土野花何事獨撩人又別燕詩一絕新巢泥落舊巢缺塵半疎簾欲掩扉愁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心聲形諸筆札蓋有大不得已而爲言者矣奈何母氏不察臣衷但玩此情疑爲外遇朝夕逼責求死無方逼舅焦榕拿送錦衣衛誣臣姦淫不孝等罪臣本女流難騰口說問官昧臣事理將臣間擬劄罪重刑臣只俯首聽從蓋不敢逆繼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邇蒙聖恩寬恤時以天氣炎熱在監軍民未經發落仍命審錄太監研審凡事枉人寃許諸人陳奏欽此欽遵故不得不興樂生之心以冀超脫而有言也臣父本武人頗知典籍臣雖妾婦亦事領其遺教况臣繼母年方二十

有弟李亞奴生週歲臣母欲圖親兒繼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於非命之死以圖己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靈不泯臣弟得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忿心未息巧將臣弟李承祖毒藥身死支解棄埋又將臣妹李桃英賣與權豪之家充爲媵婢名雖贍養事實有謀又將臣妹李月英沿街抄化屏去衣食朝夕拷打靡有怨言今將臣誣陷前情臣縱有不才四隣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爲此數句之詩尋風捕影以陷臣罪臣之死固無恨矣臣之弟有何罪乎數歲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過臣不敢言訖風有詩臣當自責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後世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奸妒之心而凡爲人之兒女者得以指臣之過也是以一身而污風俗以一身而褻綱常也臣在監日久有欺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膺大慟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嘉靖四年

三

舉監無不驚惶伏願陛下俯察臣心將臣所奏下諸司臣亦各衙門知道將臣速斬度身無所苦免行露之沾濡魂有所歸無青蠅之遺污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事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之靈亦有所感於地下而臣之義心亦不可掩於人間矣今係辨寃抑事情不敢隱諱謹具本令妹李桃英親賫奏聞書上天子憐之詔鞠其獄果寃赦焦氏焦榕李亞奴俱棄市玉英懇言亞奴在襁褓無所知識且李氏一絨之嗣乞賜矜宥上從其言宥李亞奴死罪焦氏焦榕俱正典刑

代死救夫疏

李妙緣

榆林駙駙丞林圯妻李妙緣奏爲乞恩代死救夫養親事臣聞朝
廷者根本也刑賞者法度也朝廷清正法度嚴明而天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且君有難臣不救理之不忠父有難子不救理之不孝
夫有難妻不救理之不義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若三綱
不正縱區區生於閭閻眞犬馬之不如也臣卽禮部侍郎李日亮
之女也嫁林圯爲妻有九年矣夫之祖林弼任副都御史因諫太
宗皇帝遷都幽燕忤旨爲民後陞吏部尙書夫之父貴州道御史
因錄諫臣正人倫忤旨爲民得全首領以終天年臣之夫幼讀詩
書除授蕪湖縣知縣爲因考察降榆林駙駙丞自到任以來絲毫
不敢妄爲寸步不敢妄動舊年四月迎接一親王缺少夫馬例得
死罪夫之母乃東閣周敬之女也今來足疾目昏寸步不能移履
妾身不敢扶持姑不離於夫猶之夫必不離於姑此去留不可相
兼孝義難以兩全也夫圯今當處決之秋只得離姑左右冒罪奔
訴蓋夫之罪粉其身不足以贖其愆寸其斬不足以謝其罪但念
夫年三十有二尙未有子妾年二十有八代死何如伏乞將妾斬
首懸街號令天下放夫回籍養親上可以救姑之殘喘下可以弔
夫之殘命臣死九泉不勝感戴爲此親賫奏聞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三

名刊

聖旨林圯死有餘辜其妻李妙緣又有可取克正綱常足爲模範
中間必有教唆代寫情由著三法司鞠代教唆人來說三法司一
本李妙緣係是親書中間並無教唆情由聖旨李妙緣的是親書
林圯任復蕪湖縣所管分每月給米十石與李妙緣資用

江西德化縣民王裕妻臣周氏謹奏爲代受極刑以全孝道事臣夫叨由進士擢任廣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嶺北道昏夜行至南丹衛夫因在途恣飲酒醉嘔怪官軍迎接太遲不合將本衛鞭繫用拳腳踢致死隨蒙鎮守廣西都督朱效將夫叅提到官審出真情問擬殺死軍職絞罪枷鎖見發廣西按察司司獄奏請取決臣思夫之所犯情眞罪當別無異詞雖蒙聖恩寬決不在釋宥之數但念夫父王寓昔年四十八歲夫母裘氏昔年四十六歲家道賴足因無子女偶生臣夫劬勞哺歆愛無加夫年十二初進儒學忝讀經書年未十六倖倖食糧父母愛之尤甚十八歲鄉試中式卽第黃甲觀政刑部十九歲欽差浙江道監察御史奏准回省娶臣爲妻帶臣赴京臨行時父母叮嚀懇切其詞曰父母生其身朋友

明臣寒義

卷之十二 正德

五

8888

長其志不可受賍以玷名節深戒暴怒至於欽差直隸清理軍伍到任三年改陞斯職今夫父見年七十四歲夫母七十二歲教子之心已遂雖得官職而晨昏定省之禮未嘗一朝一夕得報今父母眉髮皓然旣不得子奉養又不得子之送終臣夫得罪於父母尤甚得罪於朝廷也今舅姑在夫死於刑舅姑之命不日傾喪臣雖代送守制然亦無後爲大矣臣思己之父母生男五人生女六人臣居女之末小古云出嫁從夫情願代受極刑救夫還鄉保全希壽之父母庶無後爲大之言不托於空也臣之死也何其幸歟伏惟皇上布世世之洪恩發親親之政道乞敕法司多信評議赦夫出獄追奪誥命庶得保父母餘年收臣代夫罪名不圖秋後先請加刑取決非惟慰臣之望於萬一而慰舅姑之望於千年也爲此敷切具本親賫奏聞

聖旨著多官計議來說欽此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屠備等題先該
鎮守廣西都督朱效開奏絞罪犯人王裕招罪前來已經具奏轉
行本官再審無異後待取決今該前因難擅定奪乞聖明裁處奉
聖旨王裕本不當饒但伊妻奏得十分悽楚王裕饒死打一百發
回原籍養親周氏隨往刑部行文書去廣西都督朱效知會疎
放開枷誥命免追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王德

五

10111

654.6	10111
12442	
明臣奏議	
(清)孫桐生編	

河北省立
天津圖書館

654.6
12442

10111

